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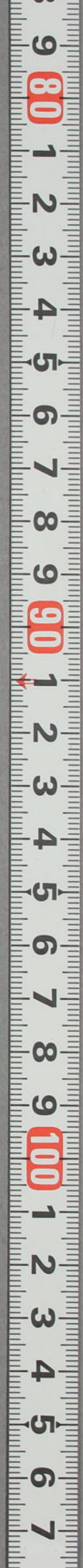
唐類函

三十七

惠難友	遇友人	思友	薦友	父友	交友	師	人部
美婦人	醜丈夫	美丈夫	好客	賓主	表友	絕交	擇友
	庸保	奴婢	九流	老人	短小人	長大人	醜婦人

卷六十一

13
2413
37



43
2413
37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汪宗孝校訂

人部四

師師 喪友死喪附 過友人交友 患難友父友 擇友薦友
絕交 喪友 賓主 好客 謝賓客附

○師一初學

禮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師

漢記曰明帝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帝幸太常府令坐
東面設几杖會百官王隱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
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
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目居帝北面乞言

範表儀源上詳叙事以表儀者人之師也
叩鐘

鳴鼓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善荅問者反此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

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
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還為師立精

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
通橫經捧手在三四有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

請問者百人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
淳于岐岐病在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

加在三之義不可不以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
卿子曰師有四術**主善司成**尚書曰德無常師上

而傳習不與焉**主善司成**善為師禮記曰樂
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
鄭玄注曰司主也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

於大司成者遠近**坐帷誦書**隔幔講禮東觀漢記
引三席可以問也

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裴景仁**前祭記符
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

毋無可授後生於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
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循循**濟濟論語顏回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潘岳
爾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右延國胃左納良逸

初和生徒**北海**西河人也玄好學日玄字康成北海
濟濟儒術相尋數百人後漢書曰玄好學日玄字康成北海

怠倦學徒相尋數百人後漢書曰玄好學日玄字康成北海
齊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

義問辭歸融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禮記曰子
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

汝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築宮**
汝於夫子其罪一也鄭玄注曰言其不稱師也

人音

架廟

史記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

搜神記曰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吳先主時從北來

乃為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四遣人往問起居或見

多內御積善誘博喻知至學之難易而禮記曰君子

然後能博喻能博南郭東陵列子曰列子既師壺

喻然後能博喻能博南郭東陵列子曰列子既師壺

反居南郭從之東陵立學累糧受業百餘人彥真沈

詔徵士周勣於東陵立學累糧受業百餘人彥真沈

容龐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魏收後魏書梁

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

性淳和篤信言行無聘玉帛加金紫江微陳留志

擇魏初為禮經博士聘玉帛加金紫江微陳留志

武二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

師望不受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

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師二帖死喪附

無常聖人無不讓當仁不絳帳馬融青衿執經

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受春禮請業禮請業則起無隱

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請業禮請業則起無隱

以吾為隱乎相非夏侯勝從兄子建師事勝非之

吾無隱乎爾相非夏侯勝從兄子建師事勝非之

亦非勝為學疎經笥曰便先答弟子嘲書厨博覽王

畧難以應敵親師安其業而擇師不可立路旁元門人為

廚也書親師安其業而擇師不可立路旁元門人為

縣役褒不屬縣令乃步擔乾飯而立路旁伏道側楊

政從范叔受易叔為出妻告繫獄政以箭貫耳擬十

抱叔子伏道側訟叔帝感曰乞賜揚生師也擬十

哲晉文立字廣休事譙周周門人以立為進羣盜叔

孫通無所言皆進故羣盜弟子或竊言曰數歲事先
生今不能進專言大滑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諸
生寧能鬪之遣子就包咸咸字子良太守黃讜署戶曹欲
乎乃薦之遣子就召咸咸入授其子咸曰學無往教讜
遂遣子就上書請晉嵇康將刑東市學生三不見面董
就師下惟讀書弟子以次不干法為樂恢字伯奇事焦永
舒受或不見其面也盧讀誦不交人物後永不被考諸弟子
以關通被繫恢獨皎然不干法也子不求資原年
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
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原曰無錢資不往教孫
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不往教孫
師曰苟有志徒相教不求資遂從學也
字子嚴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乃為除舍寶遂
去忠遂署為主簿以屈之寶曰君男欲學而移寶自
近禮行來學無往教道不可屈屈是吾師曰子產不足
身何傷忠聞之大慙遂薦寶也
師記問之學不以賢得民周禮太宰以九兩繫國能
足以為師

自得師者可為帝師
杜喬稱荀爽曰可為人師無當五服禮師無當於五先讀百遍

善左傳更為作朱墨別墨有從學遇不肯教謂之日
必當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於是生徒少從遇學無為

朱墨也**公超成市**
張楷字公超隱居學道者從之所由

也升堂
論語獨訟罪鄭弘字巨君師焦贛楚王英反

子禁制獄諸生懼連乃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
鎖公貶罪顯宗赦其家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

自表膺徒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侍

不及謹教日謂膺賢遣**兩人皆自得**
張禹字子文弟

法度戴崇愷悌多智禹受業愛崇而敬宣崇候禹將
入後堂燕飲昏夜極樂宣之來便坐講論經義日宴
賜食不過一肉厄**二子各顯門**
漢嚴彭祖顏安樂俱
酒兩人皆自得也

意在二子矣孟孔光不薦弟子孔光為三公弟子多就見師居位幾得其

助光終無所薦舉至魯恭不薦耆舊後漢魯恭字仲康在公位選羣

有怨者其公如此高弟至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生或不蒙薦舉

薦者終肄業質疑 胃筵 講肆 杏壇講論

無言也槐市請師 教學相長 就養無方 師貴自彊

道宜馴致苟匪師嚴 則為儒戲 示以一隅

教其四失苟誨而不倦 則教所由興 始發蒙

以求我童蒙 求我 終論道而起予 漢尊桓榮而設几

燕敬鄒子而築宮王者化人義存敬學 生徒肄

業禮必尊師經國化人學實為本 嚴師敬業教

所由興化而成俗學則為先 師或非人教所由

廢從吾所好既多知十之言 博我以文必重在

三之義死喪議服 晉禮志曰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齊

之藏衣至漢二百餘年不絕 無服 孔子喪門人疑所

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 皆經 孔子之喪二

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皆經 孔子之喪二

出加麻加麻素服 太后素服以報師賜之恩 夢奠子

予疇自之後夢生 棄官 魏王朗師楊賜 哭廟門也

哭諸寢師吾哭 哭顏回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 哭子路

子路死夫子哭之於中庭既哭 負土成墳 後漢桓榮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 負土成墳 郭禹師郭荷荷卒曰五

奔喪負土成墳 服斬居廬 服之師者重服聖人嫌

也遂服斬居廬心喪三年事師左右就養無方服勤廬墓六

年史孔子喪弟子三年喪畢視子猶父回也視子猶

視猶事若為師孔子卒弟子思慕以有若似孔子哲人

其萎梁木其壞哲人羣居則經出則

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

良德中才可進誘

晉潘岳閑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

綬明王懷祖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

曰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

異

晉傅玄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

隱括習與性成

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

哲孝友溫恭仁篤慈固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

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故拯

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

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

穎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

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文不具錄

師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序曰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
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
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生有此四德故
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倣是以邦之
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嚮
戾狠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
生潛導之速

○交友一

藝文類聚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又曰西南得朋 毛詩

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也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鶯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又曰畏我友朋 又曰豈無
他人唯予之好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
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寡婦之
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
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忠謂衣服 歡謂飲食 又曰儒有合志同
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

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
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朋友數
斯疏矣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又曰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
語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
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韓詩外傳曰昔鮑

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
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
哉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友
匹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
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有
親也吾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
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

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 孔叢子曰
 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
 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義曰
 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
 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 又曰才
 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
 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貢公
 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

態詳辨

後漢書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

好成人之美時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
 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謝承後漢書曰
 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當
 葬曰子不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 魏志曰胡質
 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
 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
 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
 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
 自醉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

後進亦拔而反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
 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
 此二人耳 要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
 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
 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
 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
 友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風土記曰越俗
 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鷄祝曰卿雖
 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

相逢卿當下

交友二

初學記

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
 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
 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
 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
 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
 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
 知友士之功焉 **事類** 同心 合志 並詳類聚 久敬 益親

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家攝儀糾

德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諫彈冠結綬漢書曰王

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貢彈冠言勿頸剖心相與為勿頸之交張與與

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解帶披襟上見周祗執

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釋同生借

死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縞素恩比同

肯怒有諫處死範謂滕兩龔二仲楚人勝字君賓

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龔趙

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裘仲

從之遊二仲金蘭松竹見周祗執友箴投分推

誠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自首同所歸謝承後漢

誠書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范巨卿為友其與友交推

負言誓不忘年得意少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未

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伯牙絕絃郢人運斤

謂從者曰郢人墜墁者其鼻端若蟬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

之雖然臣質死矣自夫總角撫塵何法盛晉中

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東方朔

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

以遠近為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

公子一朝讓以百騎尊寵之呂聖未嘗與文王同席而

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夫夫相知何必神交冥契

以無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神交冥契

索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國嵇康並高才遠識

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劉

卷一百二十四 交友

去後數年莫逆忘言 莊子曰祀子與子黎子來

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在魚得意而忘筌言所 尹班 荀李 東觀漢記曰尹

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冥夜即微明

郡荀叔陳子高抗手 楊政把臂 趙平原君客有鄒

文三宿臨別交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 東

政拜林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政

因把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

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為朋友也

交友三帖 白 易曰麗澤兌君

蓋簪 易豫卦曰勿疑朋盍 麗澤 易曰麗澤兌君

史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仁者贈人以言夫聰為誅

明深察近於死者議人也博辨宏達危身也 為誅

德隱逸養親老而無倦衮每拜之 拜父 高倨傲不在

二人結遊也 拜母 友之拜其母衮獨不拜曰拜人

友分深人語云誰謂 毛薛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友也投杖 無罪于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 雷義

陳紀陳羣之間融先與紀拜父朋從爾思朋來有朋自遠

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父朋從易朋來方來不亦

樂止信禮曰交國愛德君子之愛聞寡獨學而無友

聞樂羣取友樂讓友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

不因地而生定交君子定其執友良朋執友同入

同道號一龍華歆邴原管寧為友俱遊學相善故時

寧為謂連璧夏侯湛字孝若與潘岳友贈束帛家語

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與縞帶札見

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與縞帶札見

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交小吏吳祐舉孝廉郡中祖道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交小吏吳祐舉孝廉郡中祖道

友而別交府士王尼為護軍府士卓犖不羈王澄胡

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附山

去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附山

海塵附太山霧集河海行霧露如行霧露激張儀秦

先達張儀候之數日乃見坐於坐食下食以僕妾之餐

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

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齊金帛友鍾會鍾會年少傅轍

拜親友荀顛王濟何傾蓋交孔子詳上定交杵臼公沙

貧與吳祐賃春祐與語大不拜車馬朋友之饋雖車

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不拜車馬朋友之饋雖車

謂其有通為友導騶范式為荆州守友人孔嵩家貧

式曰孔仲山耶救代贖友脫驂晏子脫驂贖有無通

嵩以傭未畢不肯去贖友脫驂越石父罪有無通

共策毋升堂拜之有無通共卒事不規傳曰王使

戊子產之後以規過卒事不規曰禮忠告善導忠告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之忠告善導而善

可則止苦言良箴相告相示儒有聞善以相示擇交

泛交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氣合拒人者注擇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也

聲同 金石之交 芝蘭之室 勿頸之義 逆耳

之言 膠漆之義 藥石之規 芝蘭之契 芻蕘

之言 心同琴瑟 道叶漆膠 非義不合 擇善

而從 近不相得 遠而彌親 朋友相舉 親戚

相推 相勸以義 相勉以正 善以相告是為知

已之規 過也不言無乃成人之惡

詩古善哉行日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

與食 魏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

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之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

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勝予行兮歸朔方馳

原隰兮尋舊壇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沉輕航

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溫

嶠詩曰人亦自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

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

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冥 晉李克嘲友人詩曰

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

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人不我俱中闊似商參

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固克從積思安可任
日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脩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
逝將尋行役言別泣沾巾願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
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
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
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
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
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逐

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文永清夜
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泛懷友
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
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彩
鴛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
林遊

梁丘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
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俱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
於鮑子曰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
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

聊暫馭而追悅况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
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
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
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沈潛
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
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附
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
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
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謔

贊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

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稊倫心寄鮑子動成
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愔式昭德音綢繆敬
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
欽

贊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
爰遠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朋因僞情谷風興哀
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
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
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
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帶一愚

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交易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碑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父友

隨行父之齒隨行不拜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浩之問伯槐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不敢進見父之執不謂禮不可衣以乘其車

不可以衣其衣王丹未許王丹答拜侯霸嵇紹不孤嵇康為

忘年之友康臨終謂子紹不為梁松禮馬援疾松候

不為禮子孫曰梁松尊貴大人不如阿戎譚阮籍與

何不為禮援曰我乃父之友也不避梁肉記曰既

而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不奉遺

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不奉遺

○薦友

彙征易拔茅連茹彙征類聚易方以蕭朱蕭育與朱

聞當世故語王貢在位貢禹彈冠言取捨同也屈伸

曰蕭朱結綬王貢在位貢禹彈冠言取捨同也屈伸

蕭朱結綬王貢在位貢禹彈冠言取捨同也屈伸

蕭朱結綬王貢在位貢禹彈冠言取捨同也屈伸

知已屈於不知已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伴狂漢雷

待致皆謂引重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伴狂漢雷

薦舉也引重伴狂漢雷

茂才讓陳重刺史不聽義伴狂薦囚管仲囚於堂阜

不應人語曰膠漆不如陳雷薦囚管仲囚於堂阜

薦少桓溫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於桓公

修名章家語曰桓溫少有志於濟世以常人遇之不

遺其友隨武帝行修而名灑澗流澤文選因雲灑潤不

不孤人惟求舊官貴知賢舉不失職義在

私存晏嬰舉穰苴田忌進孫臏李克貢吳起

舉之升一鶚陶洪之拔二龍自叶彙征之吉

寧爽鶴鳴之義國者進賢之賞人思顯能之

用毛玠當仁克遵徐邈孔融明敏無棄匡衡

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望而四方知勸

○思友帖白

停雲陶潛詩序停命駕嵇康呂安輒室遠詩豈不爾

之室自遠而思友人命駕室遠詩豈不爾

如之何勿思心遐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三年我詩不自

見于今三秋秋又一日不見如三憂奔奔木見君子思

攸攸詩攸攸瞻日月詩瞻彼日月見容輝居詩夢想

勞心忉忉無思遠人勞心憂心忉忉詩靜言思之

伊可懷也我思不遠我思故人願言思伯

卷一百一十四

靡日不思

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
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晉曹摅思友人詩曰密雲
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
天地清落落卉木踈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
玄陰滯心與迴颺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
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褰裳
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相似 晉
陶淵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
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
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
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
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又曰翩翩鳥飛息我庭柯
歛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
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
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
顧遊鳥半藏雲何時不憫默是日最思君

○過友人帖

直進 王忱字元達桓元請忱通人未出乘輿恭迎董

人部

卷二百二十四

二

過友人

為司馬上令私過孔光雅恭敬知上欲尊賢乃戒
 衣冠出門望見賢車乃入拜謁恭迎不敢均敵上悅
 拜光兄子為理髮謝安為桓溫司馬溫詰安安方理
 諫議大夫為理髮謝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令取饋溫
 見留之曰令司馬著沐頭王恬傲誕不拘禮節謝安
 帽進其見重如此也沐頭造之坐少頃恬便入內安
 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飲酒叔御叔將飲酒曰
 散髮而出竟無賓主之意飲酒叔御叔將飲酒曰
 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遊園王獻之字子
 以聖為注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遊園敬經吳郡聞
 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知識乘平肩輿徑入辟強方集
 賓客獻之游歷傍若無人辟強怒曰傲主人非禮也
 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若石頭王商過樓護護字君卿為
 驅出獻之傲然亦不辱意王商過樓護護字君卿為
 官居長安都城候王商為大司馬候護護宅狹小官
 屬立車下久天欲雨簿謂諸掾曰不肯強諫天雨
 去主簿終身廢之簿謂諸掾曰不肯強諫天雨
 俱過長安富人左氏飲同直陳鍾會造稽康稽康夏
 崇劾遵過寡婦左氏家飲免官鍾會造稽康稽康夏

樹下儂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儂如舊
 傍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大耻之遂深怨恨范逵過陶侃陶侃字
 所見而去大耻之遂深怨恨范逵過陶侃陶侃字
 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母截田蚡過魏
 髮為二髮以易酒極豐備從者亦過望田蚡過魏
 其田蚡謂灌夫曰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
 其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

○患難

任恤周禮注任信於恐懼將恐將懼患難相死禮
 則死之白虎通朋友之道不許友死禮父母在不為
 知已死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曰士不忘平生要
 不忘平生要不救繫獄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黃琬
 生之言不救繫獄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黃琬
 子琰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白首同歸潘岳與與汝
 用雖言何益琬聞釋雍罪也白首同歸潘岳與與汝

借死吳範詳交不恤之刑周禮入刑六奔走之友表
與何終始生死

○擇交帖白

未之許後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

君房有是言不交言楊仁字文義辟司徒桓虞府

言同不處仁語擇不處不拜親度袞林宗詣仇覽仇覽

席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融奇之日

志士交結之秋雖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

因與融齋刺語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王丹

拒陳遵陳遵欲交王丹無友不如已語定交而後求

○絕交藝文類聚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曰習習國風維風及

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又曰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

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

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

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

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育公卿子顯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紀曰王

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

終

絕交二帖

朱穆論

穆字公叔疾時交遊不篤

稽康書

山濤為三公舉嵇康

自代康聞與

喪朋

易東北

賣友

等令劫其父商使寄

說祿令歸相印勃等遂

棄予

子臯曰朋友

忘我

實思

戚呂氏人以

有隙

張耳陳餘為刎頸之交

還棄

詩不

怨思我小怨

從好

孔偵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

如遺

棄子

各從所好

流言

久不相見聞

背憎

詩傳香

袞冕之志

小怨

有不棄

割席

詳交

大故

朋友無大

甘醴

壞友

全者少也

王丹曰交友之難未

易言也張陳隙其末

數斯疏矣

朋友數

又相謗也

故知全之者少也

毋自辱焉

樂

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鳴不潔其翼

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養養貪汚

臭腐是食填腸滿膝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

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

矜之思起於嗣音况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

皐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

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

絕交

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
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
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
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
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名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
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
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
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
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
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節以金鏹饗
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
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
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
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
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
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

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
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
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澗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

論後漢朱穆廣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敦
干業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
公輕私重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
卹賓客爲務冠蓋闐門服膺盈道殷殷云云俾夜作

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史卒侍門炬火夜
行闈寺不關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爲師無
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
笑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
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
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
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
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躡其愉
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
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溪谷不能踰
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
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
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
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
殉荆卿湛亡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曰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
羨其登仙加以顛頤感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莠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鬣丐其餘論附騏驎
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
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
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
告益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
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
纖縵衡所以量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
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
遊塵遇如上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
重錙銖縵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
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
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
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
之於闌闌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
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
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

善則盱衡扼腕過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倍
 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
 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
 烈及暝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驩與
 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喪友

帖白

絕絃

鍾子期死伯

挂劍

延陵季子返挂劍於廬鳴

子期死伯挂劍徐君墓樹而去詳劍廬鳴楚
 好驢鳴乃作一聲聲體俱似坐客皆笑之
 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
 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
 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宿草
 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右南面宿草
 宿草而不哭馬宿我殯朋友死無所吾已
 草陳根也謂昔年我殯歸曰於我殯吾已
 曰吾已無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殯吾已
 注云無人知之善故曰吾已
 手非大人之孤山濤與嵇康為忘年之交嵇康臨
 為勸而誰為不孤終謂子紹曰山公尚存汝不孤矣
 虞祔之記曰主人三年喪則為祔給張堪有名於太學
 見輝甚重之按以友道乃把暉臂以妻子相託暉以
 堪先達未敢對後復見及堪卒自候視妻子賑給之

製服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應詹管張帷所知

之野張惟遺愛涕子產卒仲尼聞之出喪明也朋友喪明則

哭類友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則有典刑

死友趙岐逃難河澗變姓名詣北海市中販胡餅孫

歸白母曰哀棟梁晉衛玠卒謝琨哭之歎山河

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此竹林之遊

也鼓琴歌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為友俄而子桑死孔子使子

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扈乎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子貢趨問曰臨屍而脫驂贈子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脫驂贈子

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命脫驂而贈之日予入而哭之

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言主人以禮

待已我故他國袒免儀禮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

出涕有贈則已注謂無主喪者當為之

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免象冠廣有恩

一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免象冠廣有恩

縗經朋友居則經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為總

服即士之疑越界迎喪皇甫規友人喪還規縗素越

并州刺史修墓種樹漢范式字巨卿張紹字元伯少

而赴馬紹葬日紹母望見素車白馬號哭未申連壁

之遊忽軫絕絃之泣明月臨階空有思於玄度

之問生乎愛矣還悲王粲之聲死而弔者既切子荆

詩梁吳筠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

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梁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
禮數絕式瞻在國禎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已矣
平生事詠歌盈篋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
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賦魏王祭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
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
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
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羅生超長
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
藏形 梁江淹傷友賦曰泫然霑衣兮悲袁友之英

秀系神緒而作氏胤靈枝而啓胄轍四代而式昌洎
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旣華旣
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
絕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
神交於一顧邈疇年之縉綵窈生平之遊遇懷愛重
於素璧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
深固齊術而其經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栢我
發志於冬桂帶瑩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
兮梁門復從宦兮朱蕃何人徑之亟阻而大道之匪
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澨結

深痛於爾魂

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守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

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素論欵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從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欵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溜漏日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遺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梁劉孝標追答劉沼書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職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

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譚有徵冀東平之樹
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
隴有恨如何

○賓主帖白

五禮書曰修五禮八政洪範八政禮賓八統馭萬民

禮賓禮每東帶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曳裾曰臣節庸

進以讓王之門戾止詩賓之初筵我客以懷周禮以

不可與長裾乎戾止詩賓之初筵我客以懷周禮以

懷安設燎諸侯賓至如歸傳吹笙詩我有嘉賓就館

禮子姑辭館叔弓如晉辭館親速禮主人親速先拜

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各擇禮有禮主則擇之殺禮周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恩賓主

恩賓恩序賓也序止藏若容樂與餌散九卿兩人中

廢賓客益掌宿息樹注宿息盧氏掌野之道宿息井

者也井共飲環任器之授館今聚櫛有任器則令環

食樹為藩蔽環任器之授館今聚櫛有任器則令環

廬氏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

廬氏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庖有魚

傳舍使人及過賓特牲公救災之道賜餐牢凡賓

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也叔圉治治賓客君嗣

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叔圉治治賓客君嗣

疲蜀張喬字君嗣為諸葛亮長史比諸亮諸事送車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三十一

男子張君嗣
賓客之式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
疲倦欲死
賓客之式
賓客之式
周禮六儀二曰賓
饗燕之禮
周禮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

賓客之容
周禮六儀二曰賓
容之容謂矜莊也
饗燕之禮
周禮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

賓客之儀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
亦不肯容謂償相傳辭不正東向不
正西向常視賓主之
守涂聚橐
野廬氏掌若有賓客
前却得兩向而已
橐有相翔者誅之相
膳宰致餼
國語單襄公如楚候
翔謂同候將為盜者
膳宰致餼
不在疆司空不視塗
澤不波川不梁
不速三人
易有不速之客三
迴謁過

半
王雅字茂達時王珣男婚賓客甚眾忽聞雅拜
事驃騎
大將軍青退歸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
命歌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徵為博士既至諸博
驪駒士持酒肉勞之博上江公心嫉式命歌吹諸生
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
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

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拘曲
趙孟為客
宋公孫嘉
也式曰耻為豎子所辱遂免歸
尊也趙孟為客注座所
臧紇為客
季孫飲大夫酒臧紇
亦白其馬
有客有客
以繫其馬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西都之賓
東都
東道之主
鄭謂秦曰若舍鄭以為東
困
三田之為
天子諸侯無事則
百拜之儀
主禮
賓榮
速客
責人
守出門之恭再拜而見
展
及階之敬三揖乃升
賓客之交讓而展敬
飲食
之用宴以合歡

賦
魏陳思王曹植娛賓賦曰遂衍賓而高會今丹幃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今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其妙說兮飛翰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聖賢
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德於
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
有乾

○好客帖

開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賓客公置驛鄭莊字
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浴常置驛馬長安四郊請謝賓
客夜以繼日好黃老術慕長者知友皆大父行天下
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入悅四鄰之賓客入
於言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
名之為貴財安可有財不足也仲尼曰君之明也
罷遊董允字休昭與費禕胡齊等期遊董恆詣允修
敬恢年少官微見之嚴駕遠巡求去允乃罷期

留恢其按士 有如此者 式宴以衍 倍食主人必倍食嘉口 如歸

歸至如 無歸詩不醉 倒屣迎蔡邕倒屣迎王 投轄飲

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樂肯酒 詩我有古酒以

肴膳後漢崔瑗字季玉好賓客盛肴膳 恒滿坐孔融

中大夫性寬少忌好事誘益後進常歎 無留門詳置

日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何憂矣 周覽不倦吳

遺鯉魚客從遠方來 有車馬古詩門有 周覽不倦諸

葛融每延賓高會休吏假求賓客所能乃合榻促席
選對博弈或擣蒲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

周覽不倦 終宴不疲曹植詩公子敬愛 沐三握周公

屋之士一沐三握 三分二供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

也其一在國注管仲懼以白歌魚之士馮驩在孟嘗

桓公公曰吾子猶若是乎 歌魚之士門下彈缺歌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三三三

日歸去來出無車食無魚孟登龍之客孔融謁李膺宴以

禮成賓由主擇開孟嘗之門置鄭莊之驛

解陳蕃之榻登李膺之門司農愛客戒無留門

丞相延賓使常開閣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二

十日毛遂在十九人未要楚盟後呼十九人上盟躡珠

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春申君楚相黃歇也謝賓客翟公署門

屈釐壞閣詳上主父無入主父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日

將軍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將軍不招蘇建

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失勢而去魏

侯灌夫俱失勢賓客盡衰二人相引無勢則去廉頗

繩排擯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者廉頗

失勢客盡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無勢

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唐類函卷之一百二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汪宗姬校訂

人部五

美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長大人

美婦人
短小人

○美丈夫

一初學記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洪範五
事一曰貌爾雅曰美士為彥咄咄皇皇穆穆美也論
語曰堂堂乎張也注云言子張儀容盛左傳稱公子鮑美而豔
登徒子賦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云張子房狀
貌如婦人好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吳志孫桓儀容端

正器懷聰明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
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
拭色轉皎然潘安仁至美每行於道羣嫗以果擲之
常盈車晉書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
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
悅之爭遺之帽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東方朔目如
懸珠齒如編貝後漢馬援眉目若畫左傳子太叔美
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又膚清衛叔寶神
清又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
外物又王澄謂王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秀又漢

書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晉裴楷容

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事對乘羊車 執麈尾衛玠

日玠在齧齒中乘羊車於洛陽市舉市咸曰誰家玉人

別夏潘連璧甥舅映珠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

連璧又曰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時與吾外甥

並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

之看班伯甚麗何晏絕美漢書曰班伯少受詩於

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中容貌甚麗備說有法拜中常

侍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

美出遊行觀者盈陳平冠玉董偃賣珠漢書曰陳

路咸謂神仙之類王曰平雖丈夫美如冠玉耳又曰董偃始與母賣

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平陽公中家在右言其姣

好主養之得葛無恨窺宋未許異苑曰鄢陽陳忠

號董君人部

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
葛勃無所恨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玉為人體
貌閉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宋
玉曰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
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龍章鳳姿
登牆三年窺臣至今未許
漆稽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木形骸
不自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語林曰王右軍
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
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宋鮑美豔
孫桓聰明
前宋明等珪璧何晏若神仙帝諱或姿貌豐潔與
珪璧等質何晏事詳上

美丈夫三帖

漢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十田
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
田鳳為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
郎注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字秀宗
白哲傳陳武子字子

鬢髮甚黑也美好莊子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

吾譽吾不先貌洪範五事望容望其容貌使彼姝者

子詩云邦彼美人兮西方之鄒忌之慕徐公問其妻

曰我與城北子游之稱張也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張容貌人苟德行之無取雖容貌而何為高柴

甚惡推至孝於孔門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

陳王裝璜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鷲劍鏑似舒蓮

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道邊三老翁顏鬢似衰蓬

自言生漢代少小見豪雄五侯俱日拜七貴各論功

建章連北闕複道應南宮太后居長樂天子出回中
玉輦迎飛鷲金山賞鄧通一朝復一日忽見市朝空
扶桑無復海崑山倒向東少年何暇問顏齡遇福終
子孫冥滅盡鄉閭不復通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
杖策尋遺老歌嘯詠悲翁遭隨今有遇非敢訪童蒙

○醜丈夫一初學

釋名曰醜臭也穢也家語曰耗土之人醜尚書洪範
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發蒙記曰醜男醜後廣雅曰
此惟媿媿儻儻類類嚙嚙類類頽頽醜也此臭之反惟
音住類古來反頽音骨類音欺毛詩曰不見子都

乃見狂且注曰狂且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

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秦

相蔡澤欽頤折頰晉書左思貌醜而口訥短足

銳頭崔鴻前秦錄曰符維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

讓劉謐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欽頤惟頤

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欽頤折頰貌甚醜母欲不舉

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

此兒遂舉之呂氏春秋陳有惡承宮承宮

承宮名捕匈奴時單于使求見宮宮曰夷狄眩名非

識實也臣狀貌醜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醜應

卷一百二十五 醜丈夫

代之醜魏志曰管輅容貌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孫秀晉書孫秀尚

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

婦人之請於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

惡顯子羔貌惡伯倫形陋家語曰高柴字子高長

天下人篤孝知名孔子之門位為邾宰梁祚魏國純文

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

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支離隱願夏禹長頸莊子

離疏者願隱於膺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臂為脇也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

賢之

醜丈夫二帖

孔醜不颺傳晉叔向適鄭驪婁惡而立于堂下

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

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颺頰貌不揚顯也

辨命論哆為感頰形之異俛俛漢蔡義為丞相貌似

也哆為口張不正音侈為俛俛老嫗行步俛俛許短

睥目佐宋左傳華元睥其目瞡其感鬻相秦史記秦

也澤為秦相貌以失人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

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厲恐似巴莊子厲

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生其父取火視之恐黑而上俛豎牛黑而上俛

其似已厲人醜人也

而上俛陳孟陽醜每出人惡太冲亂唾

世說潘岳妙有姿容少時出洛陽道婦人連手共縈

之左太冲絕醜亦效岳遨遊於是羣姬共亂唾之委

還而宵形叢陋陋質詭容苟盡美之可嘉

雖孔醜之何害雖伯倫之形不妨賢士而承

宮之狀難示遠人 子羽甚惡以貌失人 醜茂不
颺因言見用

賦劉謐之龐郎賦曰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聽我
作文章說此河南事不具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

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
驪牛馱立如烏牛時忿如鸚鵡鬪樂似鸕鷀喜不具

○美婦人藝文類聚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宛美色為艷
美心為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
人其頤衣錦褰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

如瓠犀螭首蛾眉 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又

曰艷妻煽方處 又曰清揚婉兮 左傳曰宋孔嘉

父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豔遂殺孔父而娶其妻殤公怒督遂弑殤公 又曰

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夔

娶之是不嗣焉 禮含文嘉曰禹甲宮室垂意溝洫

則玉女敬養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

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

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

之至姣

胡茅反

也衣以皮褐俱

欺既反

則見者走易以玄

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

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韓子曰魏王遺

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桓譚新論曰高祖被圍平城

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

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之寵衰

矣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於天子以

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

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又曰司馬喜

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於羑

里園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

而歸 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

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

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

何以言之對曰觀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

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矣於是

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嘜曰美女入室惡女

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

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

傾城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

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也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

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妬記曰

桓大司馬以李勢女為妾桓妻拔刀往李所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結髮歛手向主云云神色閑正辭氣悽婉王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婦如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楚辭曰媵容修態緇洞房蛾眉曼綠日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美婦人二初學記

毛詩注云美女為媛何承天纂文云乎瑜美色也左

傳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

之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曹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鳥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南

威 西子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楚娃 宋豔

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絳樹 青琴

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為娃 楊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

激於宋臆 司馬相如 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雜俗冶閑 巫峽 洛川山海經曰丹山西即都麗觀粧刻飾

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

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

平楊林流盼乎洛川俯則未察高唐下蔡宋玉神

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高唐下蔡宋玉神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澤使宋玉賦高唐之事

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下見阮籍詩

翠翰眉 蟬翼鬢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

來陳尚衣陳巧笑皆日夜在側瓊樹始製為蟬鬢挈

之縹緲如蟬翼 束素腰 橫波目 宋玉登徒子賦曰

故號曰蟬髮 傳毅舞賦曰 眉連娟以增統目流睇而橫波

美婦人三帖 淑姬 淑媛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

淑姬 可與晤歌 淑媛 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

斷婉變 變兮 倩吟 美目盼兮 令色 令色 秀顏 見傳

蕪華 蕪華 顏如 蘭氣 植詩 含皓 楚辭曰既含皓兮懷芳

見傳 捧心 而 伐性 斤斧 盈盈 樓上女 灼灼 詩灼灼

淫 易治容 易色 子夏曰賢 尤物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

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必以是有敗也天有 女寵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注鍾聚也 女寵

恭子之廢皆此物也言 靜女 姝麗人 靡曼 媵媚

皆因女寵公子申生 列子子產弟公孫穆後 設筭珥 珥瑱 施芳澤 巧笑

庭比房擇雉齒媵媚 之嗟 笑巧 佩玉之儺 乃可反行 靡顏膩理 脩態媵

容 並楚 北方 南國 傾國 專房 一笑 再顧

絃服 靚裝 妍姿 麗質 趙女 鄭姬 丹

脣皓齒 玄鬢翠蛾 金鈿飾首 羅縠被身 釋

人部 卷三十一 二十五 十 美婦人

美里之繫 解平城之圍 揆五事莫先於貌 稽
四德無大於容 詩稱女德必在於賢 禮載婦容
不專於色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枉促願為雙飛燕銜
泥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
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自云
娼家女嫁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
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
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採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

龍繩桂枝為籠鉤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絳綺為
下裙紫綺為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
羅敷脫巾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
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魏曹
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艷麗芬若春花紅
顏韡曄雲髻戔戔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
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有佳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
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寧久恃 又美女
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
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
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
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
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
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 又
詩曰周鄭天下郊街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
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眇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
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又詩曰二妃遊江
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

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
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顏若
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
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旣已豔志節擬
秋霜 宋鮑昭堂上行曰暉暉朱顏醜紛紛織女梭
蒲堂皆美女自我對姮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意厚薄又聽聲相過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
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鳥初罷曲啼鳥忽度

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詩曰麗且與妖嬈
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裙宜細簡
畫黛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鉏
攀枝念藥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
三十侍中郎 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
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揆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
髮壓落花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壻怕相伴莫
誤是倡家 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裏
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真分明淨眉眼一種
細腰身所可特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

曰妾在城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
紋停梭還歛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
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重涼風流搖粧影壞
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又名士悅
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經居李城北來
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遊淇水曲好
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袖輕見跳脫珠
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井
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闈空 又美人晨粧
詩曰北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

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
 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
 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
 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
 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洎出豔趙
 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
 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
 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
 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
 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

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淥池看
 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
 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
 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
 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內人行戲
 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一時新草短猶通屨梅花漸
 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蒲酌蘭英酒對此得
 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
 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

八部 卷一百一十五
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掛
玉且留冠 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浦
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
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闔歛眉欲寄同花燭爲照
遙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
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鄰舟人投一
物衆姬爭之詩曰河流旣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華浮
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情
美珥欲以代芳管新縑疑故素感趙茂哀班叟綃爭
掩穀搖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 又淇

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
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
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
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
筠擬古詩曰豔裔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
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
新知詎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艷小長
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羃羃懸青鳳逶迤搖白
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
納姬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還

將兩相映重價出韓秦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恩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探芳春金輝起步搵紅采發吹綸陽陽蓋項月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綬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

假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日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擬竒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搖薄晚解羅

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
 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
 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染香風卽
 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陳徐陵
 春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
 鑪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
 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
 將過上蘭 陳江總秋日新寵美人詩曰後宮唯聞
 莫瓊樹絕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
 飛勝蕩家願並迎春比翼鳥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
 豔歌時易調村許新恩邨久要翠眉未畫自生愁玉
 臉含啼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
 幽蘭度曲不可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
 綠爲插賤妾兩鬟中 又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
 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軼輕輪五香散金
 燈夜火白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
 來時向月別嫦娥別時清吹悲簫史數錢拾翠爭佳
 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
 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
 春難遍情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

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擊耳齟唇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倉庚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容體踈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

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昭兮若松峙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偕兮若駕駟馬建羽旂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

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一作離宮閑館寂寞云一作重虛門閣晝掩曖若神一作山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何來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

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
枕橫施女乃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
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内心正于懷翻然
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
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
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
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
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
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
照視之無玉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
蜜 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煒而含榮
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
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徒倚而左傾晝騁情以
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
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邃古其寡儔固當
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
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
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
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漭而無梁雖企予而
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懽瘁而就牀

忽假暝其若寐夢所權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
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
炯炯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
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復申禮以自
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
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
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視天漢之
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
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
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

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
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棠棣之春
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
紛拏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
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日烟烟而不
寐心忪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
姝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
黎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
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
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踴躍乎若

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彿于路側宵
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飈逝於中唐聽雲鴈
之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特
飛異騰言以附音嗟激迅而難追傷往禽之無偶悼
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
以永思情慘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
安神眇眇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良而長息動
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又靜
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嫵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
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嬾密而妍詳
蔭高岑以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
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魏曹
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
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
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
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
所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齒呈
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
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靨輔承權環姿豔逸儀靜體

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被羅衣
之璀璨珥瑤碧之華瑤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
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縠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彩旄
右蔭旌旗攘皓腕於神清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
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
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
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
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桂之綺靡翳脩袖以延
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
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江過南岡紆素嶺廻清陽動
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感
年之莫當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
懷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矜睠而
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
邁來今之清英旣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
好之欵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曠日要執契以
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
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

會於有期與容華之我俟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
永已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
視騰來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颺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
贈覲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皓語懼
展愛之末期抑傾念而蹙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
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
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梁江
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旣翠眉
而瑤質亦顙瞳而頰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
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
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
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
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戶當衢
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巖麗巨虹梁之
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邯鄲之
躡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
初軟頰蘭始滋不擘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葢涵詠
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離明
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

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陞始秋白道月弦鑿波照戶
玉露暖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今夜何央憶雜
佩兮且一歛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
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盡浮雲言必入媚動必
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竒經秦
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至麗
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
縮交戚里馳騫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
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中
芳踰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
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襜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
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
出閣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
去留餘膩霑粧委露理鬢清染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又傷美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
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
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
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
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
於故處

○醜婦人初學

發蒙記曰醜女離春何承天纂文曰媼母醜人也黃

帝愛幸列女傳曰齊孤逐女其狀甚惡梁鴻之妻孟

○醜黑而肥力能舉石白鵠鵠媼母焦贛易

曰鵠鵠娶妻深目窈窕折腰誕女亮妻世說曰

公休婦曰大丈夫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

有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曰君擇婦

之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叩鼻宿瘤列女

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

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為

后又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孤逐厚送劉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

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

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

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

也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韓詩外傳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子

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其

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

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惠妃允婦

子醜故耳其友下問女果醜肚一作吐王隱晉書曰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

王隱晉書曰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

有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

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如

而少子醜而短黑也郭子曰許允婦既德如妹奇

醜交禮竟許承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既嫁醜女與

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勃屑 龐廉 楚辭曰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媿母勃屑而日待

又曰珪璋雜於甌室龐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龐音龍孟陬古好女

效顰 西施病捧心而顰鄰 孽耳 見登徒子賦 宵形 叢陋

賢惟易色 醜不誨淫 苟以德稱 曷宜貌取

苟德行之可稱 雖鄙陋而何害 苟宵貌之不

臧 雖效顰而孔醜 無徵怨於下山 宜鑿形於

上水 稽六極且聞於惡 考四德不見其容 首

若飛蓬膏沐無用 膚如點漆脂粉何施 徵美豔

之妻且聞亂宋 稽宿瘤之女終見興齊 雖天地

之秀形合齊美惡 而男女之大欲亦本妍媸

賦劉思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

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媿毋鹿頭

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頰齧樓鼻兩眼頰 交如曰

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掃帚

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閤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

粧頰如狗舐額上獨徧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

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

履中如和泥瓜甲長有垢脚鞞可容箸孰視令人嘔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鬢耳斷 牛語

醜婦人

反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長大人一初學記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禮
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帝王世紀曰禹長九
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
十尺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吳越春秋曰伍
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
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長
九尺三寸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
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

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
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
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
兵長三千萬丈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
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
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
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
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焉長
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
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

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

一名信一名神 **腰十圍** 跡六尺 晉書曰尹緯字景亮少有

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

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曰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

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霸本** 出於蓬萊東五城西

北昭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眉見軾** **骨**

專車 殺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鹽長

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 **長狄五丈**

千秋八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

尺尚書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

魁梧 袁宏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

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 **海釣巨鰲** **河**

流大駮 龍伯國有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戴五山

帝怒滅龍伯之國大人鈞大鰲合負而歸因灼其骨

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

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

浦河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駮一隻長七尺三十

足跡稱展指長 **巨霸枕股** **申香拂蓋** 上詳出蓬萊

春秋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 **十丈極數** **三馬不勝**

申香為拂蓋郎長一丈九尺 **林父千里** **支提三丈**

過十丈數之極也 下詳出蓬萊注 **郭子橫洞冥記曰**

其高千里腹圍百輔 **郭子橫洞冥記曰**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

人部 **卷百二十五** **長大人**

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二寸有
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長大人二帖

千仞

楚辭曰東方長人千仞唯魂是索

三丈

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鄭瞞由是逐亡注鄭瞞長狄國名蓋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代怪之故記其處所

之極也

國語乾坤賦象

宗類分形

非無長短之差

自有洪纖之別

龍伯國之大人

蓬萊山之奇

士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今在乎中州宅
彌萬仞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

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
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為縵兮曳彗星而為
鬚掉指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撓捨以為旌
兮靡屈虹以為綢江杳眇以泫泫兮焱風涌而雲浮
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
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又夸父讚曰神
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
無常心

○短小人一

初學記

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注西方言曰侏

儒短人也昨啓耀蒲楷切短也漢武故事東郡送一

短人長七寸名巨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婁護為人短小精辨何承天纂文曰漢光

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為人

短小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

百姓所笑人所輕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

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東方朔神異經曰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西海之外有鶴

國男女皆長七寸對臧紇高柴左傳邾人莒人

敗於狐貍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邾注臧紇短小故

也家語曰高柴字子優旃蔡義史記曰優旃秦

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優旃乃使皆代之漢書蔡義

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

中在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楚葉公齊

老姬行步俛晏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將若不

晏子勝衣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奉使楚楚為小門

詳奉使蔡賦巴馬郭讚崢人蔡邕短人賦曰巴

下見郭王敬端方張松放蕩宋書曰王敬弘形狀

益雜記曰張松為人婁護精辯嚴延敏捷並詳

巨靈七寸陀移三尺西海畏鵠東方詒騶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

在鵠中不死漢書曰東方朔詒騶侏儒曰帝以若

曹耕田力作不及人從軍擊虜不任軍事無益於縣

卷百二十五 三十

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短小人二帖

眇丈夫

孟嘗君眇小丈夫

短主簿

王恂為桓溫主簿為人醜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而短

賈充女晉惠妃醜而短小

飽欲死

東方朔曰臣長九尺三十侏儒身長三尺亦一囊米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

儒不可使援

晏子短而相齊

蔡義小而佐漢

侏儒不可使舉

區區蕞質還為楚國之賓

瑣瑣微容遂入蔡邕之

賦

賦

漢蔡邕短人賦曰侏儒短人焦僥之後出自外域

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

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

加刃不恐其餘庭公劣厥僂寔嘖嘖怒語與人相拒

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患忌

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此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

其詞曰雄荆雞兮鶩鷺鶻鶻兮鶻鷓鷃冠戴勝

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螭且子如反

中蠅兮蠢蠕音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闌兮

梁上柱弊螫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履僕脫椎柎

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讀郭璞焦僥讚曰焦僥極麼瘁人又小四體取足眉

目纒了淨音

唐類自卷一百七十五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王野校訂

人部六

老人 九十 五十一 六十 七十 八十 上壽附 九流 庸賣附 奴婢 庸保

○老人一藝文類聚

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周書曰文

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

守之哉傳之子孫 易曰枯楊生蕢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

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又月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公曰不能早用子寡人之過也雖然云云乃夜緹見秦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孟子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

八音 卷五十三
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續漢書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老人二帖白

永錫難老有終大道之行也一老詩不憚三老賈山
三老於國老禮夏后氏養室老禮大事耄矣無能皤然皤然避車見老者則車徒避加惠謂擔持物也障履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加惠有
髮被黃髮者素髮馮唐白首為二毛君子不禽二毛三赦周禮三赦皤皤國冉冉其將至上齒虞夏殷周
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減年劉平為全椒令百姓旄荒旄亂也衰損見張善飯廉頗雖年老疆安車武漢

卷五十三

老人

以安車徵枚乘無下拜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

拜不提挈斑白者操几杖謀於長者必操几給韋袍

劉弘為荆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

少君却却李少君以朝廷敬老則民作孝不徒行

人耆老不徒行庶不為禮力為禮貴德尚齒有虞深計

遠謀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被策帶索見孟嘗君孟

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

精神而央嫌疑吾乃是以至老漢武帝過郎署見頗

始壯矣何老之有也臣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

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

是以至何敢便老宋劉懷珍為江夏王義恭參軍後

恩未報何不遺老窮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須隆諸長

者而弟達於菟狩矣同爵尚齒軍旅什伍同爵則尚

敬長貴老貴老為其近於親也皮似斑黎黎名曰凍

有斑黑如日如濁鏡陸機曰如蜀鏡曰日暮塗遠

凍黎色也故鐘鳴漏盡魏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

吾日暮塗遠之故鐘鳴漏盡馬宣王以豫壯未聽豫報

到行逆施之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盡而引以翼

黃奇齡背以引興弟興孝上長而民興弟從衰得

以翼言敬老也興弟興孝上長而民興弟從衰得

白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衰引尹校年髮將種

種盧蒲葵曰余髮如心既諄諄趙孟年未五十而諄

渭濱之叟翼周公商洛之皓匡漢皓絳老辱在泥塗

公太商洛之皓匡漢皓絳老辱在泥塗

公太商洛之皓匡漢皓絳老辱在泥塗

公太商洛之皓匡漢皓絳老辱在泥塗

公太商洛之皓匡漢皓絳老辱在泥塗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 宜申在宥之

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 况當尚齒

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鄭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為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

已老 深計遠謀而楚丘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

光而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 〇五十養鄉

禮五十杖家 杖於家 知命 孔子五十學易 數年五十

以學易可以 異糲 五十異糲 糲音張 命爵 而爵 衰 始衰 艾

無大過矣 五十艾服官政 注髮色蒼 不致毀 謂居 不成喪 成備

白如艾可專事其官也 禮不備禮 送喪不散麻 不力政 五十不 命為大夫 五

命為大夫 置為三老 漢高舉民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率

縣令丞尉以 無車不弔 而弔人始衰也 親沒不髦

相教勿繇成 鬣子 有子 後漢竇融 五伯仲 伯仲 〇六十養國 禮

十養也 杖鄉 杖於鄉 飽肉 禮六十非 宿肉 宿肉 頤指 六

者指使注指使使人 耳順 孔子六十 不親學 弟子禮

也言不躬親于事也 不與戎 居喪不毀 十征蠻可用 東觀漢記 馬

請擊五 帝令試之 援據鞍顧盼 以未許 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

翁遂 六十歲制 具 〇七十杖國 杖於國 養學 禮七十

賜杖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舖之以糜

斲輪 斲而問曰君之所讀書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

人部 卷百二十六 五 老人

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馬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
 七十而斷輪則席七十則席在席而與言懸車 貳膳 膳七十
 也 副衣帛 帛七十非曰者 說文七時制 七十時 賜几杖 夫
 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乘安車 行役以婦
 人適四方乘安 遇周文 呂望七十師絳縣 絳縣人老
 使吾子辱在泥塗使助為政辭以老 不踰矩 孔子七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 老 不踰矩 十而從
 心所欲 不俟朝 俟朝 傳家事 七十老而傳注 無主
 婦 宗子雖七 必與揖讓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
 謂致 不知紀年 左傳晉悼大夫食與入絳縣人不知紀
 仕者 不知紀年 長矣使問之 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於今三之一也 使問諸師曠曰七十矣史趙曰

亥有二年數也 身 酒肉處內 七十唯衰麻為喪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何敢
 是其年數也 七十唯衰麻為喪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何敢
 麻為喪 七十唯衰麻為喪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何敢
 釋恭 魯國有恭士者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
 恭以除刑行年七十常恐斧 〇八十七杖朝 禮八十致
 錢之加何敢釋恭詳恭敬 〇八十七杖朝 禮八十致
 膳 八十月月致膳 常珍 八十五豆 鄉飲酒禮 八曰耄 說
 八十 諱老 後魏傅永字脩期為刺史年踰八十九能
 日耄 諱老 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
 月制 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名補他無得繫當 頌繫 景帝著令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驗者即驗 問之 頌繫 景帝著令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八十月月 存 即 驗
 注頌讀為 不俟朝 待朝事畢歸 復口 筭 漢武令臣
 容容寬也 不俟朝 待朝事畢歸 復口 筭 漢武令臣
 二算 注二口之賦 算 鼓缶而歌 而歌則大耄之離不鼓缶 束
 不與兵革之賦 算 鼓缶而歌 而歌則大耄之離不鼓缶 束

卷一百三十六 六 老人

帛加璧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非人不煖八他罪勿坐宣詔入十已上非誣齋喪不

及八十齋喪東西必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

也一坐再至禮八拜君命一坐美哉壽也韓詩外

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一子不從政者

子不從政二口不預賦○九士鮒背釋名九士鮒齒

從政二口不預賦○九士鮒背釋名九士鮒齒

齒黃耆又九十或凍黎又九十傳經齊南伏生年

其本經口以納訓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

傳授尚書也納訓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警戒我馮唐為郎尹

雄述異記尹雄年九十日秩九秩十日有秩日修日修

矣使人受命九十有君命使人得人煖九十雖得

有罪不刑九十曰耄有甲卒不預漢武今民年九

預甲卒家不從政九十者其君就言政八十九十欲

之役飲食不離寢九十者飲食不離寢有問則

也之可飲食不離寢九十者飲食不離寢有問則

就室九十者天子欲有問鄉飲六豆鄉飲酒九

歲就見禮曰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倦勤于勤注百年

倦於政禮之勤曰期願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

道無老耄類鄉記老耄其年紀時張蒼飲乳漢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廖氏餌丹抱朴子

廖氏家世老壽或出百年或八九十所居宅井水殊

赤極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砂汁入井是

卷百三十六 老人

以飲其水 羅侯不衰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而得壽

詔聽歸老大寧中賜東川為居 實公恒樂 帝得魏文

侯時樂人實公百八十歲文帝奇之問何服食而至

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日以為常無所服

餌譚以為恒逸樂 ○上壽為此春酒 壽詩以介眉 稱彼兕

所益性命也 光萬壽無 武伯為祝 伯為祝注祝上壽也 淳于奉觴

淳于鬲曰奉觴上壽 坐皆避伏 丞相田蚡為壽坐皆

故人避席餘皆半席案田 二人相賀 典畧曰馬超入

上壽於超超曰闔門百口 項莊進爵 漢項莊入為壽

獻無疆 呂后反厄 呂太后令酌兩厄鵠酒置前令齊

反翻 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佳居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

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

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

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

蘇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

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奄奄忽高飛自知百

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

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

顏收紅藥玄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昭代少年時至衰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
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
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人好酒多芳氣殺味厭
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寄語後生子作樂當
及春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
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
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華樹
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
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悔老臣超犬馬

齒老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竟棄捐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九流帖白

儒家者流 蓋出於司徒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抑揚違離道
本苟以講眾取寵後進修之僻儒之患也 道家者
流 詳道 陰陽家者流 蓋出於義和之官敬授民時此
禁忌泥於小數舍 名家者流 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人事而任鬼神 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也正名乎此言其所長也及傲者為之則鉤鈇析辭
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不可假人也注微訐也工弔
反鈇破 墨家者流 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兼愛選
也音匹 墨家者流 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兼愛選
別親 縱橫家者流 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
疎 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

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雜家者流蓋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於議官兼儒墨合名瀆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也也蓋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也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日小說家者流蓋出於食及鄙者為欲使君臣並耕之官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風俗故立稗官使采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作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通萬物之畧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洪範入政八日師孔子曰為其遺事也自春秋戰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次兵書為種四

○奴婢一類聚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藻

注云謂坐盜賊

則沒入官為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

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

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

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

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漢書曰武帝時募

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又曰宣帝詔

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

世語曰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並在座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曰傅士有隸子弟以其子弟為僕隸論語曰箕子為之奴左傳曰裴豹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為奴巴上奴婢總載風俗通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毋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

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史記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為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

人語 又曰欒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與燕將臧荼
後爲都尉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
黠奴人之所患唯刁聞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也 又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又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
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百人遺賈 又曰任
安爲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
席而食安投佩刀斷席別坐 漢書曰王鳳羣弟爭
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
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

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新序曰昌邑王以測注冠賜
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
奴是奴虜畜臣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
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
義其心卽日免之 又曰詔討彭寵者封侯寵奴子
密三人等寵晝臥密等遂縛寵著牀召其妻入縫纏
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以奴殺主不
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又曰鄒弘奴
醉擊長壽亭長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

八音 卷一百一十六
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
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
羣奴正可牧羊耳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厄奴
苦欲取爾相代 三輔决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
賂張讓監奴衆奴慙焉時賓客求見讓者常數百乘
累日不得通焉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往入
衆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林邑
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爲國
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奴也 以上 管子曰齊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

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
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
其言告桓公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
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 三輔决錄曰金禕爲
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
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從役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略夫人試寬意而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 又曰朱暉爲郃督
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况卒暉送

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爲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殿賦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刑解職還家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恐殺主父告

之恐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復以言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程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

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
血臭婢忽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
為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
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眾賓賓見並起拜
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
不敢復役之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
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
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
之怒 又曰石崇富侈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崇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

又曰祖訥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
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為從事
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
輕於五殺之皮也

奴婢三 初學

說文曰男久罪曰奴女入罪曰婢方言曰秦晉之間
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
女厮婦人 事類 周奚 晉隸 鄭玄周禮注曰古者從
給使者 遺賈 賜光 並詳 鄭泥中 龐竈
婢其少才智者以 下 類聚 陳地餘 吳谷利 並詳 翻羹汚衣 覆酒就

下 類聚 卷一百一十六 五 奴婢

杖並詳杖類杖劍斷席平頭提箱上詳類聚古詩曰

頭奴子沈當問耕劉使執行上詳類聚劉謐之

是履箱寧之邑始得數年相遲方翟青代死杜墓更生並

類胡婢善射夷奴斫石並詳類聚

奴婢三白

禮有不為高禮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

初毀齒律限多畜哀詔諸侯王已下及家富人畜

者是也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十已上

七十已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節則沒縣官

改曰私屬王莽曰秦胃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稱有

士風雄翹嘗為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負續李善

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

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

續逃亡暇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汁推燥苦濕雖

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

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

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

為太子舍人後為本郡太守路經元墓躬自罵兢初

除草灑道自執饌祭祀拜辭涕泣而去罵兢初

固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車騎吏呵之奴

醉罵兢兢大怒時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拷

兢捕繫固固雜居齊齒也乏使謂無陪臺逃而

遂死于獄中雜居齊齒也乏使謂無陪臺逃而

是無執事執煩辱千指漢書僮手指千五尺李令伯

無應門五炙灼光武詔敢炙灼奴婢論如拘制詔武

尺之僮為青徐賊所掠賣為奴婢論如拘制詔武

人遭亂為青徐賊所掠賣為奴婢論如拘制詔武

欲恣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也著丹書傳裴豹隸

書藥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

奴婢

督戎豹犯罪沒入善文章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奴
 於劉惔惔問何如方回義之曰小人耳八百人卓氏
 何得比邳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漢渡遼將
 僅八二三百歲范說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五百歲言語
 飲食如衛青奮田儋殺年之廷欲謁殺其奴注
 常人殺奴婢皆告奴為報讎為樂布為奴於燕
 古者殺奴婢皆告奴為報讎為樂布為奴於燕
 官如不告者罪之奴為報讎為樂布為奴於燕
 子則詔殺者罪殺奴者天地之性人為貴除傷人律
 光武又除奴婢忿嫉于頑庸奴其夫以上○累騎
 射傷人棄市律既成素幸姑婢從去時方有客戚借客
 馬追姑家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客非之隨軍
 字為卿時將州監軍張敞承官官贖父史記太倉令
 言而奉緝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贖父淳于公將
 少女緹紫上書請殺主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
 沒身為婢贖父死殺主國歲餘為侍婢所殺也

史周禮女濶女漿女邊女醯女鹽女纂已下皆免其
 也以巾覆女祝祝之事女史女工
 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使
 箠婢過若其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制此歌使
 丸藥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子必貴
 也簡子曰此母賤崔婢也曰妖可滅郭璞愛主人婢
 天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妖可滅無由得乃取小
 豆三十繞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十圍圍
 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請璞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圍
 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從之璞陰圍
 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按井中赤人一皆反縛自圍
 投井中主人悅命求綠珠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
 美乃攜婢而去命求綠珠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
 盡出婢妾示之使曰美矣然奉命求認盜紫金後漢
 綠珠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竟誅崇認盜紫金後漢
 認孫奮母以為守藏婢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後漢
 盜白珠紫金以上婢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

之寵 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 乃生無

恤終因子貴 作頌王父未爽夫賢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

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苗苗笑

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

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

詩曰丹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長

作林 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

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

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

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

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

窕產于 散一作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

如螭蟻縱橫接髮葉如低葵條長冉冉碩人其頰綺

袖丹裳躡蹈絲屣盤跼蹀躞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

揚朱唇都冶娥媚卓躑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

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

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

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

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
裳累鎮展轉倒頽昀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
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
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躡吹
予牀帷河上逍遙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
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饑後漢張安
超謂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
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
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沔泥隋珠彈雀堂谿
刈葵鴛雛啄鼠何異于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

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起
晉獲驪戎斃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叔盼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黃歌之敗從李園始
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
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一作不
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
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
霍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三族無紀綱繆不序蟹
行索妃旁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
其在所生女爲妾生男爲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

於馬廐厨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辟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續繒累億皆來集聚綺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小守之以一秦穆思讐故獲終吉

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婉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賤喬道元與天公牋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

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稍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麀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之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漢王褒責鬚髯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

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娥眉發以素顏呈以
妍姿約之以絀綫潤之以芳脂辛辛翼翼靡靡綏綏
振之發曜黝若玄哇之垂於是搖鬢奮髭則論說虞
唐鼓髻動鬚則研馘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
以之都雅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楮枯槁
秃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倉囁穰擗音與
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
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
體爲智不能御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
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毫爲子鬚者不亦難哉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顛曰
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
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
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
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
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大時戶下
髻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
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日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
落鉏園研陌杜埤音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

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蹠坐大吹下牀振頭垂釣刈芻
結葦臘纪汲水酪佐醢音祖醜音莫織履作籠黏雀張烏
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
鴈鷺百餘驅逐鳴鳥持槍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
糞除常潔一作堂餽食音暗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
月春分陂隄杜疆落桑披稷種瓜音作瓠音昨別茄披葱
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爨音新雞鳴起春調治馬
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酷汲水音作餽音前滌杯
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鮓鱉烹茶
盡其舖已而益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

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
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
有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川錢
推訪惡敗稷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
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鷄武陽買
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
樽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
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當作
俎機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力罪切石薄岸治舍益
屋書削代牘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

八部 卷一百三十六
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菹亭音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遊遊奴老力索種完織席事訖欲休當一作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賃客奴不得有奸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乞乞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此

相傳多誤庶不遺漏

○傭保一藝文類聚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樂布與彭越為家人 鵝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傭保二白帖 傭賣附

傭耕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 傭載鄭莊字當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傭書 傭春梁鴻字伯鸞任春 傭書後漢班超 傭而載言當時保賃其賓客於司農載運 賣傭越

為家人時窮困賣傭僕賃傳申鮮虞野轉移周禮太宰

於齊為酒家保也萬民九日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問民謂救助周

無業者轉移為人執事問人若今之傭人移用其人飽食而巳魏焦先自作一蠡舍淨掃其中

轉相救助而巳不誦書亦編紙筆所寫既畢誦之亦編揆日

計傭廢事食力揆以時日計其功用○

傭賣販繒燒埶王高晝則傭滌器司馬相如於臨

君當鑪相如衣犢鼻與傭保雜作滌器注傭保人之可保傭者也鬻畚晉書王猛少

樵薪朱買臣賣樵薪沽酒前

唐類函卷

